



【宽厚所街记忆】

## 经营银号的魏家 宽厚所街

□张机

宽厚所街是东西走向，路南路北有住户的老街，街道两旁的门牌排序是，路北为单号路南为双号。路南的江南会馆东邻就是宽厚所街16号魏家大院，街坊邻居都知道，魏家大院是设计精巧别致、有别于中式传统民居的“西式四合院”。

我们张家大院被称为书香门第的深庭大院。前大门开在宽厚所街路北，进入大门后的几个院落皆是方方正正的小四合院，这是传统的天圆地方庭院，穿越五个院落的后门就到了仓门楼子街了。祖辈家教甚严，不允许我们小孩子随意从后门出入，更不准我们带外人从此经过，所以开在狭窄胡同里的这个偏门在我童年记忆里总是“铁将军”把门。

魏家大院很有特色：对开的黑漆大门不宽也不高，透露出主家不铺张不显露的居家风格。进大门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十多米的砖铺地露天通道。二门开在东侧，进入高台阶的二门有东、西厢房和一排北屋，青砖铺就的院落地面平坦洁净，整个院落结构规整，给人一种设计精准、结构合理、充分采光，疏朗幽静，建筑风格别致之感。

要进魏家大院的主院可以从第二院北屋(过堂屋)的南门通过，外人要通过西侧的骑墙长廊和狭窄的内门(上有小阁楼)到最后的第三个院落。与传统的中西四合院讲究层层递进和东西南北规整整层的结构不同，魏家的平房采用外间套内间，内间套里间的西式结构，大院的正堂屋前有抱柱，宽敞的出厦上边带有鼓状木雕的漆画挂罩，屋顶则用“洋瓦”铺就(一种长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带沟痕的水泥瓦，传统屋顶用鱼鳞状小瓦)，这在当时是少有的超前。

魏家大院的平房冬暖

夏凉，酷夏时节一般四合院平房门外要挂上竹帘来防蝇虫，魏家的平房则在房门外安装上带铁丝纱的防蝇门。魏家大院的东邻——宽厚所街14号四合院也是魏家房产，建国初期，国家对私人房产改造后“交公”，直到老街拆迁前魏家只有门牌为宽厚所街16号的一处房产。

▲本文作者2007年春宽厚所街拆迁前拍摄的宽厚所街16号魏家大门。

我家老辈人讲过魏氏家族经营金融行业，济南解放前魏家鼎盛时期开了“元亨”和“通易”两家银号。在宽厚所街魏氏家族可谓富庶人家；相传民国时期魏玉楷(配偶魏刘氏)携子女定居宽厚所街14号和16号两处大院；长子魏凤禄，次子魏凤祯，三子魏凤祥(经营银号的主人)。街坊邻居不知其名的均以魏二爷、魏三爷来尊称。魏三爷一人独担家业在外忙碌经营，魏二爷赋闲在家，家里还有三位姑太太帮助料理家事。街坊邻居称魏氏家族以勤俭而得以资本积累，清晨魏二爷挑泉水，一大家子从不花钱外买馍馍铺的馒头，都是自家蒸干粮，足见过日子精细。已万贯家产却勤俭持家的魏氏家族也赢得四邻八舍众口称赞。

经营银号的魏凤祥先生膝下有四子一女。我与他的小儿子魏启亮同岁，同为济南一中高中学生，他读高三时的语文老师恰为我大伯父张彬如。1960年高考，我考入师范院校学习俄语专业，启亮学的中医，退休前启亮为山东省中医药大学临床副教授兼山东省中医院针灸科门诊专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过中年的我们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岁月里，一度失去联系；我在三尺讲台上默默无闻地教课，启亮作为援外的中国医疗队成员远赴非洲坦桑尼亚等国服务，用中医中药和针灸治病，后又赴德国传授中医药及针灸知识。如今年逾七旬的启亮仍活跃在一线，践行解除病人病痛的职业操守。几年前的冬季，我因失眠困扰而焦虑不安，

便找到既是老同学又是老街坊的启亮，经他针灸、刮痧和拔罐多种物理治疗不久即痊愈。后来得知启亮的夫人乃中医学硕士研究生毕业，退休前为山东省中医药大学文献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启亮有位姐姐魏启明，我也随启亮一样称呼她大姐。魏大姐是济南三合街小学教师(现今实验小学前身)与我的大姐张淑琴(济南工人新村第一小学)、二姐张淑秀(济南铁四小)、三姐张淑美(济南市阁子后街小学)皆为教师同行；魏大姐的夫君柴先生在济南铁路机械学校教书(现济南铁道职业学院前身)，是一对教师伉俪。魏启明大姐膝下有两个女儿曾就读于济南二中高中，那时我已在济南二中任教多年，屈指算起来我们两家的同辈既是老街坊又是教育界同行，如今魏大姐高寿，其女儿也已退休。

2007年宽厚所街动迁前夕，我曾走进16号魏家大院探寻旧交，见到了启亮的大侄子魏津生(铁路职工已退休)畅叙，之后我与启亮叙旧，启亮又一次介绍了家族史：1954年国家对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父亲魏凤祥先生被安排到槐荫区人民医院任主管会计，“文革”时期惨遭折磨迫害，于宽厚所街家中离世。著名书画家魏启后先生系魏凤禄之子，乃启亮的同祖父胞兄，启亮的大爷魏凤禄一家当时住在老济南东关县学街，魏启后每年春节都去宽厚所街16号魏家大院，给长辈拜年，示传统孝道的尊敬长辈之意。

我与启亮每次小聚，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邻里情同窗谊，我俩滔滔不绝津津乐道的仍是宽厚所街的童年往事，仿佛街里街坊们世代相居的那些老四合院，还有养育我们成长的自家大院又清晰地浮现眼前……



【史海钩沉】

## 老济南的“香糟菜”

□张稚庐

旧时“香糟菜”是历下风味中的一丛奇葩，有糟熘鱼片、糟煎茭白、糟炒里脊、糟蒸肉、糟油油条、糟煎大肠、糟煎肚片、糟熘牡丹鱼、糟炒鸡丝、糟煎鸡蛋角等。可是如今，不少标榜传统济南菜的馆子里竟没有香糟菜。即使个别的有，也无非糟熘鱼片、糟炒里脊仅此两样而已。你若点个糟煎大肠，服务员会毫无愧意，坦然地说：“咱没有那个菜呢，有九转大肠要吗？”能做“九转”而不做“糟煎”，岂不咄咄怪事？

以香糟烹鸡鸭鱼肉，别饶一股醃醃馥郁之味，令人口角生香。所谓“香糟”，乃是酿造绍兴酒后的余渣，古籍上称之为“糟粕”。本来，当酒酿成，滤清后，剩下的酒糟被视为多余之物，人由此引申，把粗劣无价值的东西比喻成“糟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乃是常语。《晋书·潘尼传》有一名言：“名位为糟粕，势利为埃尘。”糟粕竟等同于埃尘。不过，由于造酒的原料、方法不同，酒糟也不一样。如用高粱、地瓜干蒸馏出的烈性酒，其酒渣只可喂猪。这里所说的“香糟”可不是这类渣滓。

那么，何谓“香糟”？乃是专指绍兴酒的酒糟而言。它到了厨子手里，便成了一种绝妙的调味品，且“糟”上冠以“香”字，美其名曰“香糟”。

绍兴酒是用精白糯米、麦曲和水酿成：每年立冬至小雪间，浙东一带，把糯米蒸成干饭，倒在竹簞上，冷却后，拌上麦曲和酒药，让它发酵三四天，放入大酒缸内。再闷六七天，倒进几担凉开水，然后封缸。大约过3个多月，翌年春寒料峭时，酒便酿成了。开缸后，把混着糟的酒灌在绸袋里压榨，流下去的是南酒，留在袋里的就是香糟。将香糟装进一个个陶坛里，压紧，就可运往各大小码头了。

以香糟做菜肴，我国已有悠久历史。北魏高阳太守贾思勰著有《齐民要术》，记有“糟肉法”。一般来说，江南的香糟菜多是糟卤菜：将原料或煮或蒸做熟后，以糟卤(香糟加绍酒、冷汤调匀，用布袋滤去糟渣)浸渍，置阴凉处半天，食时取出切块(片)装盘，上面再浇些糟卤汁即成。这与济南用香糟法不同，济南厨师是将香糟汁倒入锅内，与原料同炒出锅，绝不用冷的糟卤汁。

从前，济南馆子里所用的香糟，多半由济南胜绍公司供应。这家公司创于民国初年，位于黑虎泉北畔的“东燕窝”。创始人范之杰，原籍浙江绍兴，他二十几岁便来到济南，在抚台衙门里当“师爷”。后寄籍济南，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民国时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范之杰造酒，严格按绍酒仿造，所用原料糯米、麦曲、酒药等皆从绍兴运来，聘请的三位“酒头工”都是绍兴的高手。所用水取自黑虎泉，酿出的酒芳香醇美，色味俱佳，曾在济南南埠公园(后改为中山公园)举办的山东省第一次工农产品展览会上荣获金奖，故其香糟竟可乱真。其香糟除供济南外，远销天津、青岛、烟台等地。胜绍公司于抗战后期倒闭。解放后，济南卖香糟的只有两三家大酱园，如院东大街(今泉城路)的“上海南酱园”，卖的多是“苏绍香糟”(苏州香糟)，只在春、冬两季供货，夏天买不到湿香糟，只有干货，香味自然差些。

香糟炒鸡丝最受食客喜爱，关键在于火候。锅内放油(从前是用猪油)，油四成热时下鸡丝滑过，滗出油，把鸡丝搂在锅边。下配料青蒜、笋丝稍微一煸，烹入南酒、盐，倒进香糟汁，一沸，推入鸡丝，与配头混合颠翻即成。盛盘上桌，香糟融入鸡丝后，那种特有的醇芳之气扑面而来，飘荡于席面上。

【忆海拾珠】

## 有故事的金牛山

□黄杏林

济南北部济涿路西侧的金牛山，是齐烟九点之一，是一座名山，也是一座很有故事的山。我知道这座山，就源于小学老师给我们讲的故事。

记得1952年春，老师在班会上问：“谁去过金牛山？”全班同学面面相觑，无一应答。接着老师就有滋有味地讲起了金牛山的故事：

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穷孩子，父母双亡，家贫如洗，无法生活，就到财主家去放牛。那财主十分吝啬，每天只给一个饼子充饥。一天，放牛时孩子饿了，刚拿出饼子要啃，却见一位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老者站在面前。孩子见老者可怜，便掰了一半给他，只见老者三口两口地就吃完了。孩子看出老者是太饿了，便毫不犹豫地把手中的那一半饼子也给了他。老者点头笑着说，真是个好孩子啊！于是老者领着孩子来到一个山洞。山洞里有一头金牛拉着金磨转圈儿，磨出来的都是金子。孩子不好意思地拿了一点，他用金子买了几亩薄田，过上了温饱日子。孩子捡金子的事被财主知道了，财主便寻到那山洞，见洞里果真有金牛

磨出金子，喜红了眼。他起意把金牛金磨拉回家。那牛狂怒了，窜出洞口，身上的金磨顶塌了山洞，把贪得无厌的老财主死死地埋在了里面。那金牛奔到涿水边，坐地成山，身上的金皮落地成沙——这便是咱济南的金牛山。

正当我们还沉浸在这扬善惩恶的动人故事里的时候，老师发问：“大家想不想去看看金牛山？”全班异口同声地喊：“想！”老师这才把学

校的通知传达给我们：为响应勤俭节约的号召，学校组织五、六年级的同学，第二天去金牛山背沙子，填充刚挖的跳远的沙坑。

第二天早九点，我们兴高采烈地排队向金牛山进发，这算是我最早的一次集体春游。当时，我就读的纬一路小学位于经六路纬一路北口。我们出了校门向北走，从经一纬一路口往西拐上天桥，下了天桥，沿着两边多是庄稼地的老济涿路，径直往北。走哇走哇，觉着路好长，走得好远。

到了金牛山，我们一看，山并不高，山体倒真是青砂石的，似乎这沙石真是金牛皮变的。尽管是春天，可我们在山上并没见到桃红柳绿，也没闻到鸟语花香，只看到零星的翠柏挺拔地矗立着。我们坐在半山的沙石上休息。毕竟都是十来岁的小孩儿，一休息就饿了。大家掏出自带的馍馍和咸菜，吃得格外香甜。

休息过后，老师可能怕我们太累，也没组织同学们满山转转，就让大家装沙子。那岩石风化的青沙，遍山皆是，不用工具，只用手往袋子里捧就行。同学们起劲儿地

装，老师直嘱咐我们不要装得太多，并挨个检查数量。

往回走，一路上坡，走起来可就不像来时那样轻松愉快兴致勃勃了，越走越觉得沙子重，越走越觉得两腿沉，越走越觉得是登山的感觉了。这时我们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让我们多装沙子，真的是远路无轻载呀！好不容易回到学校，我们把沙子往沙坑里一倒，立马就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再看沙坑，沙子积少成多，几乎快填满了。人人参与，用集体的力量，胜利地完成了这次勤俭建校的任务，此时，我们都忘却了疲劳，十分自豪。

1959年，金牛山建成金牛公园，后改为金牛动物园，现称济南动物园。如今园内，山清水秀，林木繁茂，鲜花遍地，绿草茵茵，几百种动物群居在这里，早已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儿童乐园之一。金牛山的故事有多种版本，而著名艺术家韩美林把这些故事浓缩为一头紫铜金牛巨雕。这件杰出的作品，就安放在金牛山的东侧，它象征着金牛山丰厚的文化，见证着现代人幸福的生活。